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二十一 二十二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三十九 集部

唐文粹卷二十一

宋 姚鉉 編

頌丁 政德 摠十首

古賢宰一

虙子賤碑頌 賈至

良牧三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

碑頌 張說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頌王維

唐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崔祐甫

興利三

復練塘碑頌李華

高陵令劉君遺愛碑頌劉禹錫

蘇州嘉興屯田紀績碑頌李翰

靈跡一

唐天台山新桐柏觀碑頌崔尚

高道一

唐中嶽體玄先生潘尊師碑頌　陳子昂

宗理一

長明燈頌　高適

處子賤碑頌　賈至

清靜致理中庸之德至高明柔克簡易之體大繹微旨而徵遺論何先生道蔚其葳蕤者也先生宣慈在躬精義入神德順乎天性根於仁殷其如雷㬳然如春始受

業於仲尼終委質於魯君爾乃周道淩遲王風衰息夷狄竊於位號干戈亂於原野則我魯國無齊晉之強定哀非桓文之主三卿有僭虐之政先生處此亂邦從容理邑平心氣而全耳目晏然躋富壽之域焉自非知微知彰變化無窮孰能臻此觀夫為政之大體元之要恤孤良喪舉事問弔訓之以悌加之以孝借五更而悟君賢三老而稟教然後燕居以佚其體張樂以和其人夜漁不戒而信欺吏不威而息是以宣尼惜君之理小子

期問君之政暇何其遠哉向使移於有國之君則陶唐之理也施於有政之臣則二南之化也昔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理周公赧膳在御不解懸而四夷伏小大則異其揆則同天寶初至始以校書郎尉于單父想先生行事徵其頌聲而古碑殘缺苔篆磨滅使立志之士何以揖其遺風焉嗚呼其道存而其事往其人亡而其政息哀哉遂作頌曰

嗚琴湯湯虙子之堂清靜無為邑人以康澆風化淳霸

俗致王誰謂陽鱎革而為魴皤皤黄髮或師或友芃芃
麥苗不稂不莠齊師已卻魯俗斯阜諫或剖心伊人引
肘穆穆伊人希聖之才堯舜既往孰為來哉從時卷舒
與道徘徊游泳孔門取容定哀決決千古顯顯令德聲
隨牧悠惠與順息人亡政弊道播神默寂寥夜川惆悵
舊國荒祠尚掃苔篆將磷尋風聆韻想見其人年代邈
殊精誠闇親再表貞石頌聲惟新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

張説

維唐御天下九十有八載蒼生貴乎海隅玄澤漫乎荒外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徼道之脩阻吏或不率不馴人或不康不若乃命舊相廣平公宋璟鎮茲裔壤式是南州篤五管之政教摠三軍之旗鼓幅員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靡然順風曷由臻斯威名之先路也公曩時執白簡登瑣闥推誠謇諤不私形骸忤英主之龍鱗蹈奸臣之虎尾挫二張之銳則聲忸寰域折三思之角則

氣蓋風雲由是極有四星維帝之輔地有五嶽維天之柱其入宰也君之股肱其出守也人之父母至於此邦之長人也飲食有節衣服有常清心而庶務簡正色而羣下一瑟兮僩兮赫兮咺兮固以不怒而威不言而信雖有文身鑿齒被髮儋耳衣卉麪木巢山館水種落異俗而化齊言語不通而心喻矣其率人版築教人陶瓦室皆塗墍晝遊則華風可觀家撤茅茨夜作而災火不發棟宇之利也自今始祖國之舶車海琛雲萃物無二

價路有遺金殊裔晉易其迴遼遠人咸内我邉郡交易之坦也有如此故能言之士舉為美談葢微子去殷以後王者賔公伐楚將得諸侯尚書東漢之雅望黄門北寮之令德宋氏世名公其濟美詩所謂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廣平有焉若夫往者屈也来者伸也往来相名而哀樂繼之鴻飛遵渚於汝信處龍章袞衣以我公歸鬱陶乎人思嗟歎之不足廣府司馬譚瓌番禺耆老某乙等相與刻石傳微斯文予春秋之徒也豈將尚其辭哉

雅敬宋公王臣之重次嘉譚子賛德之義遥感耆舊去
思之勤越㝠變風知周公之才之美吉甫作頌見申伯
于藩于宣觀政將来焉可廢也頌曰
降王宰兮遠國靈歌壯户兮舞南溟酌七德兮考六經
政畫一兮言不再草木育兮魚鼈寧變蓬屋兮改籬牆
魚鱗瓦兮鳥翼堂洞日華兮皎夜光火莫烑兮風莫颺
事有近兮惠無疆崐崘賓兮西海財幾萬里兮歲一来
舟如島兮貨為臺市無欺兮路無盜旅忘家兮扃夜開

越井岡兮石門道金鼓愁兮旌旆好來何暮兮去何早
爆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頌 并序　王維

雲從龍風從虎氣應也聖人作賢人輔德同也君臣同德天地通氣以康九有以遂萬類惟皇御極二十載光格四表至于海隅日出越小大邦蠻貊師長罔不欽于成憲以承天休然天子猶日省三接列辟日聽萬方輿頌懼人有未化賢有未登故敷仄陋兼乎十等選宗室

及乎九族任事以觀材積時以觀行乃得我賢京兆馮
夫京兆號為難理清淨病於不給刀筆拘於守文或以
輭弱廢或以賊殺劾把宿負淺為丈夫用鉤距葢非長
者我則異於是大道難名大理無法閉闗於任數巧筭
不能知堅壁於晝一善政不能下推宿豪如薙草無慍
色視大權如壓塊無傲容百司之吏揔一德以咸服五
方之人雜異教而同理受命之始先聲已振黠吏惡少
聞風族行及乎鳴騶詣府登堂坐定縣尹掾史以次上

謂守正之人其氣高含章之人其詞大見容色而聞號令小人感而君子泰日者櫟陽男子閭里為豪借客報仇聚人為盜或白日手刃或黄塵袖鎚政寛則以身先諸偷操急則以事中長吏貳過不已萬計自脫公命吏縛之立死鈴下於是人入闇室若遇大賓焉前年不登人頓太甚野無遺糠路有委骨天子不忍征於不粒賦於無衣六軍從衛以臨東諸侯息闕中也帝曰咨天其降威人罔畏罪台恐寇盜乃邑矧曰蕩析離居惟爾克

濟撫茲西土公拜稽首思塞休命布慈惠之政不以利淫震雷霆之威其或宥過饔人減雙雞之膳圉人省五馬之秣陶不獻服圬不塓館自身已往振廩同食雖人煙不動道殣相望不思濫以苟生咸守教以就死是不可能也先是王公或專南山之利司農涸昆明之池收赤岸澤將為田以便宮至是悉奏罷之舟鮫衡麓之守[illegible]蒲荷薪蒸之產入自郊徂邑室有魚飧斬陰伐陽市多山木人得以贍惟涇有防比歲多決近縣疲於力役

他山匱於度材公命刳朽壤填巨石辦大木去編管其
始告勞乃終有慶匠石日減功萬藏史日省錢億農始
學耒女始安織於是鮐背黃髮之耆曰我有田疇鍾秉
其畞我有子弟顏閔其行鄉黨以睦惇學失其獨道路有
禮汰無與爭酒先養老賄不問吏既無吠狗亦無奸人
臨年餘貲竊蒙惠化其昌以臻茲君子曰此天子至公
內舉不避親錫汝明尹張公之力也夫公於國為外戚
於帝為外弟重組累印珥香貂者七葉奉車駙馬秉朱

輪者十人勝衣則綺襦紈袴通籍則玉墀青瑣動則兩驂如舞坐則五鼎成列文軒楚製素女趙舞而公儼兮其若容淡兮其無味心在四教語稱七德目視六籍口誦九歌懐君子令德之忠保詩人錫類之孝悌有過於共被慈有踰於含食惡衣以居公服不敢降也屈體下土王綱不敢替也協二姓之好以正人倫傍無嬖御分一人之憂以審官政下多英傑若夫皇帝敬問之詔御札自書天王命賜之衣上宫所製勞勤則中使接武計

議則走馬來朝豈惟衆臣重其經術爲吏雜以儒雅而已且公之德升聞于天非一朝一夕之漸也亦以稱職於累官著聲於所在其丞祕書也闕文遺簡多在大家深爲子孫之藏家有緘縢之固公不憚權貴或抵或誘盡歸天閣官書備焉其牧郢人也人有不若德戮之不爲暴人有不保居撫之不爲諂存者考其事壯其食以畜之行者緝其宮藝其樹以待之此邦之人既優他邦之人又至焉未盈一歲遂增萬戶其守汾也仍歲大旱

郡祠介推蹝屢舞僊僊而靈應未若公命東蘊取火伐樹寘薪釃酒而祝曰有功於人祀為明神無德而祿禍亦覆餗自絳已來人實祀子純犧大璧不敢愛必以薦也童兒季女不敢黷必以敬也神既靡荅人將安仰若亭午而雨則樹其鷺羽執此騂毛不然者火燎將至燬天鑠地靈衣且為煨燼豐屋將為茂草爾其圖之言未畢而雲興拜未起而雨降周於闔境不入他郡雖封疆咫尺而彼竭我盈嘻若記能事載盛德渭川之竹不足

簡終南之木不足軸夫訓人至於禮義曰德安人免於
阽危曰功德者上賞於上下頌於下長老孜孜願刋于
石以予學於舊史來即我謀且維與人編戶與人為伍
與人出入與人言語知風俗之淳弊識政化之原本屬
詞媿文書事蓋實詞曰
五代相韓七葉侍漢及我聖朝亦生邦翰大道無形貞
蠱以幹含章不耀在割能斷情偽萬端吾道一貫帝選
賢尹無以易張金印紫綬京兆之章佩我鳴玉冠我兩

梁天子休命拜手以將寛而愛人立滅暴強明明天子哀此南畒將息西人遂覲東后我教我訓我鎮我守茫茫三秦則罔餬口守死以義徇生不苟王曰外弟視人不佻何以寵之手書以詔何以問之賜衣而朝俾人華胥致君帝堯刻石作頌永世彌昭

唐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并序

崔祐甫

今天子終諒闇易月之期不言既言之日詢于師保輔

弼之臣曰將以國之明燭震下土俾兆人康乂有道哉四臣曰莫如擇賢而司牧之雖欲不理不可得也上曰用賢何先四臣曰莫先於幽遠蠻貊之邦為急也即日命王人遽以制書就拜衛尉卿兼洪州都督張公為御史中丞廣州刺史嶺南節度經略觀察等使既踰月而遽届于洪洪之耆老發愕商販漁釣百類千品周聲奪魄于野于廛咸曰寧取我裳而裂之寧取我廩而焚之父也天只胡為奪我之君中丞受命而南舟不及汎馬

不及秣國人懷慕之罔極曰清塵遠矣君不顧矣鬱陶之思何用哉盍用於揚名頌德乎故吏兵曹叅軍張擢法曹叅軍豫章縣令鄭鋒建昌縣令盧惟瑾新吳縣令鄮貢州人東治府果毅劉容耆壽喻乾相等討論之衆僉曰允於心曰自昔為政者知清之可以長人也而清者稀豈不欲清欲牽之也欲之所行不廉不偷為之舟輿也清之不立肆奢崇貨為之鑽鑿也於是撤其帷帳薦蓐之具便於身悅於目者二百餘物歸之有司減其

俸錢稍食月幾十萬實於軍府此皆前政之所督觀而封己者我則推而遠之於是公儀之義申平仲之規見矣二之日謀於衆曰昔曹參去齊以獄市爲寄以爲擾於獄者輕重人之命煩於市者耗𤣩人之生苟鞭笞桁楊之無度侵牟肆奪之不改是國家以章綬印璽毒蒼生也豈致理哉於是平百貨之貴賤議刑罰之等衰使其貪不下殘忿不私逞韓子求環而不可使人袒背而無傷夫然噬嗑之象成行葦之恩溥矣三之日謀於野

曰不稼不穡民天安仰載馳載驅王命所急吾觀是邦農野未闢傳置未脩豈不以使役無期供億失序儻野有餓殍賓不如歸亦諸侯之耻也於是減豕城更卒幾三千歸之隴畒而擊柝之守無闕焉賦豪墆財數百萬賙于館餼而含粮之徒不知也其卒也不公之吏留以為廝其財也不法之臣受以潤屋我皆用之於愛人活國也於是阜藩之望崇多大之儀備矣從政三日州人愛之如父母豕之如松栢夫婦耕織之暇無他懼惟懼

公速遷其餘煦嫗孕育發於中而形於言損其身而益於物可以激積俗慰窮吒者豈勝道哉祐甫山東鄙人不好妄飾凡所聞見務存實錄故採拾而書之公名休字祥幽州范陽縣人有晉司空茂先之遠裔也曾祖汲易州長史祖選幽州固安縣丞考價贈齊州司馬公起家石亭別將自是為縣令軍司馬州長史各一入為天子友儲君臣雖假以寵名而跡實戎索受命為范陽節度安祿山判官祿山以大權大寵外示忠而内謀逆太

上皇推赤心而勿疑敢有間之者死蹈虎尾犯龍鱗公
密言其戎狄豺狼不可厭也當是時也視鼎鑊如歸焉
神之聽之是與正直周旋鋒鏑之下出入寇讎之間而
能終保元吉漸于貴仕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惟張
公乎又牧豪舒潤三州而及此昔張黄門庭珪牧此州
甚得人譽張丞相九齡次之逮府君又有裕焉故郡人
有三張之目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非魯僖公仲山甫不
之獲今兹頌曰

昔為豫章故有循良黄門之善於今不忘爰及丞相亦有烈光我君戾止是為三張立廉賓儉無怨無傷郵亭之下賓旅其康四封之内望歲千箱自春徂夏兮人相慶慶慶未畢兮聞後命朱轓玉節兮向番禺彼顧適兮我望孤君乎君乎若歲大旱其誰見濡

潤州丹陽縣復練塘碑頌并序　李華

大蜡之祭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先王因流下而導之故曰九川滌源因迆匯而潴之故曰九澤既陂以疏

天地之氣以利元元之用崇伯汨五行而殛羽山臺駘障大澤而封汾川洪範首之春秋載之地有廣狹事無今古大江具區惟潤州其藪曰練湖幅員四十里菰蒲菱芡之多龜魚鼈蜃之生厭飫江淮膏潤數州其傍大族強家泄流為田專利上腴畆收倍鍾富劇淫衍自丹陽延陵金壇環地三百里數合五萬室旱則懸耜水則具舟人罹其害九十餘祀凡經上司紛紜與奪八十一斷嗚呼曲能掩直強者以得之老幼怨痛沈聲無告永

泰元年王師大翦西戎西戎既馻矣生人舒息詔公卿
選賢良先除二千石以江南經用所資首任能者是歲
十一月二十三日拜前常州刺史京兆韋公損為潤州
聲如飈馳先詔而至吏人畏伏男女相賀即日上無貪
刻下無寃憤公素知截湖潤壞災甚螟螣臨事胤生指
期以復羣謗雷動山鎮恬然中明獨裁文之以禮乃白
本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韋公元浦中丞撫掌愜心如
公之謀且曰興利除害得其人而後行非常之政敢歸

叔父公乃申戒縣吏卒徒闢之人丕俟召呼扞從役畚鍤盋野浚皐成蹊增理故塘繚而合之廣湖爲八十里像月之規儔金之固水復其所如鯨噀射洶洶隱地雷闐泉中先程三日若海之瀰望灝灝如吞吐日月沈沈如韞蓄風雨所潤者遠原隰皆春耕者飽憂者泰於是疏爲斗門既殺其溢又支其澤沃塉均品河渠通流商悅奠價人勇輸賦遐邇受利豈惟此州每歲萌陰乘陽二氣相薄大雨時行羣潦奔流水勢所入盈而無傷龍

見方雩稼蒙其渥時前相國彭城公劉尚書晏統東方
諸侯平其貢稅聞而悅之白三事以聞詔書褒異焉彭
城公宣命至江南捧詔授公公率元僚掾吏令丞已下
至于耆艾西向拜手忻戴皇明人心上感天降嘉澤如
有神祇昭協厥志公正直而和專靜而斷嫉惡宥過惠
人察奸純鈞精堅百鍊不耗伐冰之貴降從士禮詩云
靖恭爾位好是正直宜其享福也吏人入賀公拱而謝
之曰尚書劉公觀察韋公奉行王澤也鄙何力之有焉

丹陽令杜益寅秉公之清白延陵令李令從如公之愛人金壇令胡玘稟公之成規及丹陽耆壽周孝瓌百姓湯源等拜首而請曰兊為澤兊悅也水歸於澤而澤悅於人百年浸塞而公啓之臣哉鄰哉克諧帝休永代是式三縣無災若不碣而刻之則王命不揚於厥後後之人無以倚負也華嘗學古見訪為頌曰

望沄沄兮視宾宾鳥閑魚樂葭菼生膏腴利倍起訟爭斯人怨抑痛無聲韋公正直動神靈百年游淀為滲清

飢者飫兮病者寧詔書光寵恩霈榮劃然眊瞶復敀明追琢刻頌揚棻馨

高陵令劉君遺愛碑頌并序　　劉禹錫

縣内之大夫鮮有遺愛在其去者蓋邑居多豪政出權道非有卓然異績結于人心浹于骨髓安能久而愈思大和四年高陵人李仕清等六十三人具前令劉君之德詣縣請以金石刻縣令以狀申于府府以狀考于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寳應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具所

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年
八月庚午詔曰可令書其章明有以結人心者揭揭于
道周云涇水東行注渠釃而為三以沃關中故秦人常
得善歲按水部式決洩有時畎澮有度居上游者不得
擁泉而顓其腴每歲少尹一人行視之以誅不式兵興
已還寖失根本涇陽人果擁而顓之公取金流浸原為
畦私開四竇澤不及下涇田獨肥他邑為枯地力既移
地征如初人或赴訴泣迎尹馬而占涇之腴皆權倖家

勢足以破理訴者覆得罪繇是咋舌不敢言吞冤銜恐
家視孫子長慶三年高陵令劉君勵精吏治視人之瘼
如慓疽在身不忘決去乃循故事考式文暨前後詔條
又以新意請更水道入于我里請杜私竇使無棄流請
遵田令使無越制别白纖悉列上便宜掾吏依違不決
居二歲距寶歷元年端士鄭覃為京兆秋九月始具以
聞事下丞相御史御史屬元谷實司察視持詔書詣渠
上書得利病還奏青規中上以谷奉使有狀乃俾太常

撰曰京兆下其符縣主簿談孺直實董之冬十月百衆雲奔憤與喜并口謡手運不屑鼛皮揆功什七八而涇陽人以奇計賂術士上言白渠下高祖故墅在焉子孫當恭敬不宜以畚鍤近阡陌上聞命京兆立止絶君馳詣府控告具發其以賂致前事又謁丞相請以顙血污車茵丞相彭原公斂容謝曰明府真愛人陛下視元元無所恡第未周知情僞耳即入言上前翌日果有詔許訖役仲冬新渠成涉季冬二日新堰成駃流渾渾如脈

宣氣蒿荒漚冒迎䢵釋怨開塞分寸皆如詔條有秋之期投鍤前定獳直告已事君率其寮躬勞徠之烝徒讙呼奪襏而舞咸曰吞恨六十年明府雪之擿奸犯豪卒孰施為嗚呼成功之難也如是請名渠曰劉公堰曰彭城按股引而東千七百步其廣四尋而深半之兩涯夾植杞柳萬本下垂根以作固上生材以備用仍歲旱沴而渠下田獨有秋渠成之明年涇陽三原二邑中又擁其衝為七堰以析水勢使下流不厚君詣京兆索言之

府命從事蘇持至水濱盡撤不當擁者繇是邑人享其
長利生子以劉名之君諱仁師字某彭城人武德名臣
刑部尚書德威之五代孫大歷中詩人商之猶子少好
文學亦以籌畫干東諸侯遂忝幕府歷尹劇縣皆以能
事見陟率不時而遷旣有績于高陵轉昭應令俄兼檢
校水曹外郎充渠堰副使錫朱衣銀章計相愛其能表
為檢校屯田郎中兼侍御史斡池鹽于蒲錫紫衣金章
歲餘以課就加中執法理人為循吏理財為能臣一出

于清白故也先是高陵蒙被惠風而惜其捨去發于胷懷播為聲詩今采其旨而變其詞志于石文曰

噫涇水之逶迤溉我公兮及我私水無心兮人多僻錮上游兮乾我澤時逢理兮官得材墨綬移兮劉君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既公兮言既盡縣申府兮府聞天積憤刷兮沈痾痊劃新渠兮百畎流行龍蛇兮止膏油遵水式兮復田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兮去翺翔遺我福兮牽我腸紀成功兮鐫美石永信詞兮昭懿績

蘇州嘉興屯田紀績碑頌并序　李翰

禹平九土溝洫之功大棄粒蒸人稼穡之務重自古有國家未嘗不率由斯道底慎其業故登平足以厚生殖禍難足以定凶災未有易此而能理者自羯戎亂常天步多艱兵連不解十有四年因之以飢饉重之夭札死者曝露亡者惰遊編版之户三耗其二歸耕之人百無其一將多於官吏卒衆於農人古者八家為鄰一家從軍七家從之猶曰興師十萬内外騷動不得操農桑者

七十萬家令乃以一夫家食一伍一餘乎衣一卒師將不立人將不堪此聖上所以旰食宵興求古今令典可以濟斯難者莫出乎屯田廣德初乃命相國元公昌其謨分命諸道節度觀察都團練使統其事擇封內閒田荒壤人所不耕者為其屯求天下良才善政以食為首者掌其務屯有都知羣士為之都知有治即邑為之官府官府既建吏胥備設田有官官有徒野有夫夫有任上下相維如郡縣吉凶相恤如鄉黨有誅賞之政馭其

衆有教令之法頒于時比其所以為屯也雖天子命之股肱賛之至於宣上命齊下力經地域制地事辨土宜均土法簡穡器修稼政陳三壤之種而敬其始考九農之要而成其終則都知之職專達其事焉詎可以非其人哉浙西觀察都團練使御史中丞兼吳郡守賛皇公王國大賢憂公如家慎擇厥官以對明命浙西有三屯嘉禾為之大乃以大理評事朱自勉主之且揚州在九州之地最廣全吳在揚州之域最大嘉禾在全吳之壤

最腴故嘉禾一穰江淮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為之儉公首選於衆獨當其任有寛簡恵和之徳知艱難勤儉之事政達乎本智通乎時仁愛足以結下機權足以成務嘉禾大田二十七屯廣輪曲折千有餘里公畫為封疆屬於海濬其畎澮達于川求遂氏治野之法修稲人稼澤之政芟以殄草剔以除木風以布種土以附根頒其法也冬耕春種夏耘秋穫朝巡夕課日考旬會趨其時也勤者勞之惰者勗之合耦助之移田救之宣其力

也下稽功事達之于上上制禄食復之于下叙其勞也至若義感於内誠動於中徇國忘家恤人猶已野次露宿簞食瓢漿盡四體之勤趨一時之役大寒栗烈而猶執蕢鼓盛暑赫曦而不傳車葢如登高去梯與之死生投醪均味忘其飢渴然後知仁義之政必見於耕穫井田之法可施於甲兵夫如是人將竭其力地將盡其利天將與其時自贊皇為郡無凶年自朱公為屯無下嵗元年冬收入若干斛數與浙西六州租稅埒朝嘉厥庸

授廷尉評公又稽氣授時如前代法有白雀集于高豐屯廩薟大穫之徵也屯官某乙等聚而稱曰初公為屯人有二懼焉邑人懼其暴屯人懼其擾今溝封犬牙而不相侵疆埸日履而人不知方舟而上以饋師旅此功及於國也登量而入以寛征稅此德加於人也古者智效一官政修一鄉猶歌之詠之手之足之況朱公之績如此其大者乎遂相與斲琬琰表阡陌南陽太守豈專刻石之功桐鄉嗇夫終踐大農之位其辭曰

茫茫九區陽九躔災丘荒札瘥田卒污萊天步未移連
師滿野不耕不穫仰食于下嗷嗷遺人餬口饋軍帝曰
予憂爰立其屯且戰且耕古之善經辟師肅祗王命是
聽嘉禾之田際海茫茫取彼榛荒畫為封疆朱公莅之
展器授方田事既飭黎人則康我屯之稼如雲漠漠夫
位碁布溝封綺錯朱公履之勸耨趨獲稂莠不生螟螣
不作歲登億計征寬稅薄息我蒸人遂其耕鑿我屯之
庚如京如坻嘉量是登方舟是維賛皇獻之達于京師

飽我六軍肅將天威畎距于溝溝達于川故道既堙變將為田朱公濬之孰用以先浩浩其流乃與湖連上則有塗中亦有船旱則泒之水則泄焉曰雨曰霽以溝為天俾我公私永無飢年公田翼翼私田嶷嶷不侵其畔不犯其穡我倉既盈爾廩維億屯人熙熙邑人怡怡不擾其務不干其時我無爾暴爾無我欺我有官屬朱公訓之我有徒位朱公恤之我有衆役朱公卒之我有徵功朱公序之起於田中印綬纍纍何以況之福祿如茨

何以久之刻篆于碑

唐天台山新桐柏觀碑頌并序　崔尚

天台也桐柏也代謂之天台真謂之桐柏此兩者同體而異名同契乎玄道無不在夫如是亦奚必是桐柏邪非桐柏邪因斯而談則無是是無非非矣而稽古者言之桐柏山高萬八千丈周旋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號金庭宫即中右弼王子晉之所處也是之謂不死之福鄉養真之靈境故立觀有初強名桐柏

馬耳古觀荒廢則已久矣故老相傳云昔葛僊公始居此地而後有道之士往往因之壇址五六厥迹猶在洎乎我唐有司馬練師居焉景雲中天子布命于下新作桐柏觀葢以光昭我玄元之丕烈保綏我國家之永祉者也夫其高居八重之一俯臨千仞之餘背陰嚮陽㽞曲面勢東西數百步南北亦如之連山峩峩四野皆碧茂樹鬱鬱四時恒青大巖之前横嶺之上雙峰如闕中天豁開長澗南瀉諸泉合漱一道瀑布百丈懸流望之

雲飛聽之風起石梁翠屏可倚也琪樹珠條可攀也僊
花靈草春秋互發幽鳥清猨晨暮合響信足賞也始豊
南走雲嶂間起剡川北通煙岑相接東則亞入滄海不
遠蓬萊西則浩然長山無復人境摠括輿秘鬰爲秀絶
包元氣以混成鎮厚地而安静非夫神輿僊宅僊得神
營其孰能致斯哉故初構天尊之堂晝日有雲五色浮
靄其上三井拔龍之所時有異雲氣入堂復出者三書
之者記祥也然后爲虚室以鑿户起層臺而壘土經之

殖殖成之翼翼綴日月以為光籠雲霞以為色花散金地香通玄極真侶好道是遊斯息微我練師孰能興之練師名承禎一名子微號曰天台白雲河內温人晉宣帝弟太常馗之後祖晟仕隋為親侍大都督父仁最唐興為朝散大夫襄州長史名賢之家奕代清德慶靈之地生此仙才以為服冕乘軒者寵患吾身也擊鐘陳鼎者味爽人口也遂乃捐公侯之業學神仙之事科籙教戒博綜無所遺窈冥夷希微妙詎可識無思無為不飲

不食仰之彌峻巍乎其若山挹之彌深湛乎其若海夫其通才練識贍學多聞翰墨之工文章之美皆忘其所能也練師藴廣成之德睿宗繼黄軒之明齋心虚求將倚國政侃侃然不可得而動也我皇孝思維則以道理國協帝堯之用心寵許由之高志故得放曠而處逍遥而遊閑練師之名者足以激厲風俗睹練師之容者足以脱落氛埃以慈為實以善救物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允所謂名登仙格迹在人寰與不可測已夫道生乎無

名行乎有情分而作三才播而作萬物故為天下母脩之者昌背之者亡故為天下貴況絕學無憂長生久視也哉道之行也必有階也行道之階非山莫可故有為焉有象焉瞻於斯仰於斯若舍是居教將奚依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玄門既崇不名厥功朝請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國賈公名長源有道化人有德養物嘗謂別駕蔡欽宗等曰且道以含德德以致美美而不頌後代何覩乃相與立石紀頌以奮至

道之光其辭曰

邈彼天台嵯峨崔嵬下臨滄海遥望蓬萊漫若天合呀如地開煙雲路通真仙時來顧我練師于彼瓊臺練師練師道入玄微嗡日安坐淩霄欲飛興簽靈觀練師攸贊道無不為美哉輪奐窈窈茫茫通天降祥保我皇唐如山是常

唐故中嶽體玄先生潘尊師碑頌并序

陳子昂

尊師業尚冲容勤兖幽深理心事天所保唯嗇絶聖棄
智不耀其光故真感冥期珍圖秘學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也若乃崇標曠迹遐情遠意志摩青雲蓬視紫闥
高宗每降鑾輦親詣精廬尊師身不下堂接手而已每
歎曰大丈夫業於道不能投身霄嶺滅景雲林而疲痾
此山以煩世主吾之過乎遂欲東求蓬萊孤舟入海屬
天皇敦篤斯道祈欵逾深躊躇山隅絶策未往旣而金
華有命鑣轡遺匾於戲昔姑射有神人堯輕天下崆峒

有至道軒凮順風玄真高蹤萬古同德何其盛哉尊師有弟子十人並仙階之秀然鸞姿凰骨肜愛雲松者唯頴川韓法昭河内司馬子微皆稟訓瑶庭客受瓊室專太清之業遺下仙之儔谷汲芝耕服勤於我葢歷歲紀也始尊師受籙於茅山昇玄王君王君受道於華陽隱居陶公陶公至子微二百歲矣而玄標仙骨雅似華陽夫俗真蹈冥鍊景遊化者其心必有頴乎昭等永惟尊師靈迹洞業高深邁古而棄世往矣其若之何乃斵石

幽山申頌玄德其辭曰

觀元化兮求古之列仙得瑶圖與金鼎信元符之自然神與道而惟一天與人兮相連苟精守以專容必駕景而凌煙丹丘不死兮羨門子黄宫度世兮吾體玄體玄之至德兮洵淑美沖心養和寶元始初學茅山濟江水乃入華陽洞天裏道逢真人兮昇玄子授以寶書青台吉令守崧山玉女峯雲棲窮林令五紀聖人以萬機為貴而我以天下為累聖人以大寶為尊而我以天下為煩

是以冥居於嵔崲寄遺迹於軒轅有唐高宗兮天子之光好道樂仙兮思彼雲鄉千旌萬騎兮翠鳳凰邀遊汝海兮箕山陽朝拜白茅夕紫房齋心絜意緬相望祈問王真及王皇何以得之受天昌黄庭中人在兮身窈窈冥冥精甚真去汝驕氣與淫神勤能思之道相親遂解形而遺世乘白雲而上賓弟子不知其所往乃刻石以思真

長明燈頌并序

高邁

離婁之目處闇室或不能覩燈處之皎如也澄公之掌在玄夜或不能照燈在之了如也故大雄氏以方便力救黑暗界藉其光誘其人佛所以有然燈名法所以有傳燈義大抵長明燈是其藴乎夫日主晝太陽之精中則昃昃則沒我長明燈不沒月主夜太陰之精滿則虧虧則盡我長明燈不盡日月尚爾況小光小明哉要自積苦為海舉足見溺積邪為山舉手見礙竟不髣髴之或髣髴之不克成就之言之可為長歎我邑中有俊傑

主此然燈精進成就於寶融寺經藏院且夫蘭炷爇火吾見其盛未見其微也鐵盆盛膏吾見其增未見其減也一籠而四時長花滿室而終歲不夜人見之者一作禮眼蒙利再作禮心蒙與心眼自相照了内外由是洞徹然則終日見燈未嘗見燈終日不見燈未嘗不見燈夫達觀者乃如是也意者不獨於此直上照一天二天乃至三十三天無門不闢恒沙善人由兹而入直下照一地二地乃至一十八地有獄皆開多劫罪人由兹而

出若然者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可思量邪我長明燈實相功德亦復如是邁三數年內願銘頌之間迫賤事未構斯文一朝染目疾朦朧而不自審從何得也遂夢神人語邁曰兮於長明燈其有負乎邁應聲而寤寤而起起而作頌明日目愈頌曰

見外燈長明見內燈長明萬惡自光中滅萬善自光中生不見一燈百千萬億燈乃至於無窮不見一人百千萬億人歸之於大同空則是色色即是空弟兮作頌允

執厥中

唐文粹卷二十一

唐文粹卷二十二　　宋　姚鉉　編

頌戊 總五首

祠祀三

旌儒廟頌 賈至

陜州鐵牛頌

少華山佑順侯碑頌 房鄴

監牧二

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碑頌　張說

岐邠涇寧四軍州八馬坊碑頌　郤昂

旌儒廟頌　并序　賈至

觀象考歷本乎元辨方正位稽乎極體元御極莫先乎教教之大莫大於儒旌儒有祠我新典也昔秦滅羲軒之制廢唐虞之則大搜學徒竭索儒黨懷書捧檄者鱗集麏至然後罪九流之異論尤百氏之殊術無辜殺身有道併命寃骸積於坑谷流血染於泉壤蹈仁義而死

者不可勝紀開元末天子在驪山之宮登集靈之臺考圖驗記周覽原隰見鄉名坑儒頹塹猶在慨然感亡秦之敗德哀先儒之道喪強死千載遊魂無依乃詔有司是作新廟牲幣有數以時饗祀因祀命鄉號曰旌儒人神和悅怨氣銷散於戲秦皇帝以神武邁古并吞六合掃天下以一篲芟羣雄如衆草建官罷侯大權在已自軒轅以降平一宇宙未有若斯之盛也夫戡亂以武守武以文文以正崇武以權勝秦皇知權之可以取不知

正之可以守嚮使天下既定守正崇儒遵六經之謨訓用三代之文質則唐軒盛美湯武弘業不若也觀夫坑儒焚書之意乃欲蓋先王之能事竊作者之鴻名尠衆耳以前聞逞私欲於當代此儒之所忌也秦之所志悲夫儒以恭儉為宗秦則疲弊生人極力宮室儒以道德柔遠秦則竭耗中國勞師四夷儒以宥過議賢秦則刻法峭刑賊虐諫輔儒以述先好古秦則師心徇智播棄典墳夫如是則秦不得不滅儒不得不坑事使然也今

天子矯覆車之前軌崇明祀於後葉秦之所廢我之所
興斯區夏無疆之休子孫萬代之福也昔武王封比干
之墓則掐諫之道勸矣晉文表緜上之田則志過之名
立矣漢高護信陵之冢則尊義之風著矣未若激揚大
教廟食衆賢上以興天地之經次以存顛覆之鑒下以
絕僞災之眚建一祀而三德具焉䣊臣不敏敢獻頌曰
於維先王設教崇儒作訓六經為代典謨降及夫子三
千其徒載揚清風文在茲乎天喪斯文道有通塞寔生

暴秦反道背德竊善攘譽師心徇惑焚書坑儒萬古悽惻牢落千祀微茫九原驪山之北坎窞猶存草樹無顏秋雲晝昏時聞夜哭知有寃魂帝在華清登高訪古愍默頹塹悲涼榛莽上感亡秦覆車遺武下哀羣哲饗祀無主爰降嘉詔聿脩清祠饋之牲牢奠醑以時幽幽廟門肅肅靈儀冥寞求食長無餧而粤自漢初迄于隋閏亦有令主尊儒尚訓闕典罔崇斯文莫振昭昭神理長懐幽憤我后濬哲聰明文思敷弘大教咸秩神祇鬼無

妖災人不癘疵俾爾蒼生富壽無期小臣作頌敢繼刪

詩

陝州鐵牛頌并序

乾象元地勢坤稽謀惟觀察孰見元善利物純陰隲而不仁坤順為牛或剛克以殊用彼見於陝郛者其陰隲歟其剛克歟寓精堅強壯趾慎固內習坎窞外形端倪居于道周敦兮若樸謂為首匪如山之狀謂用角匪如栗之象曾覽古史罔徵其由深不可識孰知其故吾將

本自然歸神功豈謀人力役鬼傭哉東臨周繳西盡虢略載厚地而莫聳拒長河而不崩向使非神或徵憑乎之力則城復隍矣人其魚乎乃詢耆耋聽輿誦僉曰此之鎮其日固久人由是怙恃物由是生資嘗欲掘地及源以觀其微庀徒執用大臻于茲橫縻林綆四進雲鍤尋下體之極達純陰之精其於退諸泉而入于穴俾圜木靡拉懸絙絶縋既致乃穽其見如初五丁力拔而不及方舟鎖曳而奚可虎無所措其爪猛馬能噬兵無所

容其及投豈皆虛鏕鏕行人無任莅下當函關之路望若隨仙俯桃林之墟時得歸獸若以匹敵必於其倫則長虵逶閬風而周巨鼇負蓬萊而抃可明微矣且察内以外觀遠以近在端鎧而末固未可量也亦何知不磅礴數州之間日用有迷其力矣夫能利於物帝之念擇善而為臣之忠是以我國家咸秩無文發天使以祀我明妝謀始有作招墨客以頌頌者誦也容也誦令德昭厥容冀穆如清風敢刊之貞石頌曰

杳冥精兮混茫氣凝為伏牛載厚地巨靈西掌屹贔屭長河東流泙沸渭堅立不動神之至層城固護人大庇德合無疆其可既昔人無述今之是志

少華山佑順侯碑頌并序　房鄴

上嗣位九年以宗室弄兵皇居失守大駕東狩至于華嶽明年同華連帥太傅許公罷藩邸兵復諸子位正皇儲立母后朝廷又安中外咸若又明年宮闕復就乘輿反正封少華佑順侯崇祀也始者內兵橫起右輔騷然

蹔蹕難追宗社不復扶持闕輔徒為扃鐍抗表奉迎莫迴天睠公即馳單騎詣行在所肉袒徒跣雪泣上言曰廟主不行陵寢不告蒼黃順動莫知攸往況西無正名之伐東異省方之行南征無復國之期北濟乏名君之處華當闕右不遠王畿未虧巡狩之名免負出君之恥可以為百辟會朝之地諸侯輸貢之府地雖不廣足以助供億兵則非衆足以備扞禦時也讜論確然宸心不返宣問往復至于再三嘉謨不聽忠言不納大事將去

羣心恟然闕内諸侯惟公獨任非神啓聖不能釋明主之疑非神祐忠不能壯純臣之節旣而上察公之志不可奪也諒公之言必可復也由是天迴日轉龍起雲從乃睠是邦因駐清蹕上復交泰之道下無疑間之憂内難旣夷外兵以息皇嗣之不正者濵于五紀今則因公以正之坤儀之不定者殆乎百稔今則因公以定之君臣以協父子以親夫婦以倫有國之大本也公一舉而得之豈筆舌所能論哉咸以公仗順討逆神實佑之佑

順之封非神莫尸璽書爰來牲幣以告是命下客書石誌之鄴耳目奇功縑緗具美授簡執筆略無愧辭姑錄許公貞順之誠少華保佑之實以明報神以勸事君至於極天鎮地之崇固國經邦之力降神生賢之運僊峰靈掌之奇嶽有舊封國有常祀今茲紀述故不復云頌

曰

惟華之始因山以紀蓮峯東秀終南西峙少華居中不封不紀歲在景辰暴兵中起天子震驚蒙塵旅次豈無

近藩諸侯莫至惟我許公聞風奮臂一騎迎鑾六龍迴鑾行朝有亭行廟有位宗戚以歸兵戎以弭爰立母后始正皇嗣乃君乃臣乃父乃子家國大倫禮無違事社既啓侯封亦明祀金天之毗佑順之美乃刻貞珉永證惇史

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頌并序

張說

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閑為一廐

馬二百一十六應乾之策也六廐成校五良一駑是之謂小備校有左右閑成十二合月之道也駑馬三良馬之數凡三千四百五十六是之謂大備秦并一海内六萬騎之國馬盡歸之帝家則周制陋矣漢孝武當文景儉局之積雄衛霍張皇之勢勒兵塞上廐馬有四十萬匹及東漢魏晉國馬陵夷不可復逮武帝時矣後魏胡馬入洛蹴蹋千里軍陣之容雖壯和鑾之儀亦闕大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戰之弊鳩括殘燼僅得牝

壯三千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
馬而奕世載德纂修其緒肇自貞觀成于麟德四十年
間馬至七十萬匹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以掌之
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幅員千里猶為隘狹
更析八監布於河西豐曠之野乃能容之于斯之時天
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張氏中廢馬官
亂職或戎狄外攻或師圉內寇垂拱之後二十餘年潛
耗大半所存蓋寡開元神武皇帝登大寶授靈符水瑞

感而河龍出星精應而天駟下二年春帝乃簡心膂善畜之將卜福祐宜生之長俾領内外閑廐使焉即開府霍國公其人也公名毛仲姓王氏開元佐命之元勲東國亡王之後裔四伯輔禹與治水之謨四七興漢在經星之列清明虚受察含冰鑑籌謀先覺慮出蓍龜竭無私之忠而善歸天造輸不懈之力而玄同日用故得騰躍風雲攀附日月策功第一承恩莫二庭羅魏絳之鐘鼓第賞京邑之山林文馬蕃錫於晉侯御衣亟分於韓

信庶姜如玉則降縈彤管衆兮垂髫則抱拜朱茀聖人之見也必猶爾為之四顧而滿志聖人之不見也乃恤然若無與樂其天下仲尼所謂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夫處其身則立無跂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誠也言無遠慎也國有憂未曾不慼國有慶未甞不怡其御下則明利害之鄉阜財求之務使之趨善而避害懷德而畏威身不離於闕廷令遠行於坰牧亦有不學而暗合於古未更而懸辨其事然其從政必問於遺訓而咨

於故實者也若夫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敬其本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焚原燎牧除辱疊廐時其事也絜泉美薦庌涼棧濕翹足而陸交頸相靡宣其性也攻駒教駣講馭臧僕刻之剔之羈之策之就其才也不反其性故親人樂藝節樂如舞之心自生不窮其才故闉扼鷙曼竊轡詭銜之態不作爾乃舉其神異則望騊駼騕褭乘黄茲白來儀外廐呈伎内櫪朝刷閶風夕洗天泉聖皇一馭長壽萬年别其種類則有姸

蹄繁鬣小領遠志曰龍曰騋曰戎曰驥差其毛物則有蒼白驪黄騂紫驈皇騅駓驔駱駰騢騂騅鴇駮騮騂騧騏騮騝豪骭馬昇足狼尾魚目宗廟齊豪戎事齊力田獵齊足罔不畢有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初有牛三萬五千頭是年亦五萬頭初有羊一十一萬二千口是年乃亦二十八萬六千口皇帝東巡狩封岱嶽輦輅既陳羽衛咸備大駕百里煙塵一色其外又有閑人萬夫散馬千隊骨必殊貌毛不雜羣行如

動地止若屯雲百蠻震聳四方抃躍感懷紛紜壯觀揮霍迴衡飲至朝廷宴樂上顧謂太僕少卿兼秦州都督監牧都副使張景順曰吾馬幾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福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因具上其狀帝用嘉焉霍公曰無伐辭貌無得色朝髦庠齒欽以多之於是明威將軍行右衛郎將南使梁守忠忠武將軍行左羽林中郎將西使馮嘉秦右千牛長史北使張知古左驍衛中郎將兼鹽州刺史鹽州監牧使張景遵隴州別

駕脩武縣男東宫監牧韋衡都使判官果毅齊琛揔監韋績及五使長户三萬一千人僉曰自開府庇我十三年矣畜有娩息人無乏匱克獸帝心莫匪嘉績且如傳西南兩使六傾人夫藳穀計八十萬工圍石以息人約費其政一也納長户隱田税二萬五千石以儉私肥公其政二也減太僕長支乳酪馬錢九千三百貫以窒隙止散其政三也供軍筋膠十萬七千斤以妝絹繕工其政四也蒔苘麥苜蓿一千九百頃以茭蓄禦冬其政五

也使監官料舊給庫物新秦置本牧分其利不喪正錢二萬五千貫以實府宜官其政六也賈死畜貯絹八萬往嚴道市僰僮千口以出滯足人其政七也五侯長户數盈三萬墾田給食糧不外資以勤農郤輓其政八也敢問羣牧之事孰能加於此乎然則稱伐計功前典所貴上以美聖主擇才之得人下以賛忠臣受任之盡節末以道官屬詠風之成事竟以示後代貽前之令聞是四烈者不可廢也既而大君有命舊史書功吟詠瓌奇

篆刻金石秦汧𪖐𪖐尚想非子之風魯野區區猶傳史克之頌試從此而覯彼夫何足以言哉頌曰
皇天考牧兮聖之君四十三萬兮馬為羣塹汧渭兮垣隴阪飛黄阜兮昆蹄苑山崆峒兮水鳴咽泉噴玉兮草汗血聚如花兮散如雪性旣馴兮才亦絶維國家之大事駕時龍兮祭天地和鑾發兮文物備維皇帝之七德揔戎馬兮威萬國彩髦翻兮金介胄有霍公之掌政擇張氏之舊令天王駕兮仗黄麾太僕驂兮展輅儀舞月

駟兮蹀重蹢神倜儻兮態權奇騏驥溢野兮牛羊日多兮孫榮位兮恩寵如何頌皇靈兮篆石鼓萬斯年兮羣玉府

岐邠涇寧四軍州八馬坊碑頌 并序

郤昂

垂象者玄上昭乎天庑天駟體玄者聖下列乎庚人校人驥稱其德亦已遠矣願言馬之志曾有意乎粤若乾道為良坤元利牝駒從渥水駿發中廬屈産貴其能鳴

鴈門多其美眷豈止宗生異壯族施汧西而已哉自相土運其天機緣陽明其骨性秦贊湼其前後許衛詳其色毛悲伐在其股脣寒管議其脣齒麻朝訾其頰胲女厲辨其目睛昔軒轅得之過寒門穆滿得之遊崑崙周王得之平東鄰漢帝得之定西秦我高祖得之四尼至我開元得之五輅備敢問毛蟲三百六十其誰力多於是乎夏殷以還經傳莫紀周制廐馬始頒厥官凡十二閑馬三千四百五十六始皇吞并寓内六萬騎之國馬

盡歸秦漢武大脩佳兵崇飾戰馬至四十萬匹是多乎哉自魏及隋天下騷動勞疲死轉數不足徵我有唐之新造國也於赤岸澤僅得牝牡三千匹命太僕張萬歳傍隴右馴字之四十年間孳娩成七十萬六千匹屬張氏替職圉師敗官馬之敎駣日失其序逮開元初唯得二十四萬匹至十九年復成四十四萬匹今之盈縮亦不甚過上耕籍之明年命我郇公典斯馬政公齊其飲食視其良駑㾑瘏瘍疥涼綱惡去害天子以公有伯翳宜

生之德爰錫土田日磾善養之功真堪宰相即名公入
掌三事外司百揆調飪鼎實緝熙帝縣夷吾果理於高
徯谷單諶暢於伊尹帝曰若予邠之後亮采惠疇僉曰
元祐帝曰俞咨祐汝作小司空兼扞牧圉李公言成允
令才實允宗恪居本朝能率大夏載習載步稚之秣之
疏穢鎮浮受劑聽訟匪燒匪剔斯馬斯才荷天之寵未
可涯也判官尚秉奉御長孫昂壽安尉賀蘭弼華陰主
簿常冀並心懸規鏡家韞賜書投刃靡全應機立斷侶

昌門之驂秉行翼聖仙諧子況之能官坐登卿相有原

迋蒲非大而何雅所謂愷悌君子干祿愷悌信矣先是

國家以岐山近甸盛土脕寒寧州壤甘涇水流惡澤茂

豐草地平鮮原當古公走馬之郊接非子犬丘之野度

其四境分署八坊其五在岐其餘在三郡保樂第一蘇

忠主之甘露第二劉義尸之南普潤第三田敬董之北

普潤第四邰業監之岐陽第五李行守之太平第六馬

慶尹之宜祿第七曾歡領之安定第八李仙正之八人

者或折衝禦侮或果毅貽戎射馭不違始終惟一支命

朝散大夫都苑揔監韋績揔以統之韋公敢行利物克壯遠猷悉心效官盡瘁事國口占諸吏躬親百為攻特執駒禁齧驅蟄撫餘趣馬慰薦扈人陳損益以示其方明賞罰以防其慢立封準以程其課均衆寡以節其宜告之以畏威申之以誘掖曰善而筐蠡畝而瓔纓除而茲翦而蓋偕當循爾職制無使我馬玄黃抱公絕私匪怒伊教君子曰韋公之慢下如此欲辭福祿得乎人從

詁言馬賴調豢將蕃其類必謹其初故春祭房星尊祖也夏祭先牧尚養也秋祭馬社敬乘也冬祭馬步存神也然後時其出入偵其肥羸一其種性殊其阜櫪旌别淑慝無相奪倫試言夫名且曰獻狀其名則汗血山子桃騄緑耳金啄騰黄騶吾吉光蒲梢啓服野麋娥鹿白蟻鷄斯韭鴻母兒遺風騕褭兹白鐵離項王之騅符主之騧桓氏之驄晉侯之駮魏公絶影唐國驌驦劉之的顱吕之赤兔其狀則八尺之戎七尺之騋六尺之驕三

尺之果下文臂花肩陰脣白顛掘腕作足昆蹄素懸縞形如練紫目如電有駹有騱有翢有驠隅駱異羣驪騵亦分散如撝錦聚若屯雲若逦畨其容貌觀其尾鬣司其正骨鑑其回毛膺為宜禁肘為咸陽幹為弟方背為閱光水火又明城郭又張逸躍翅陸趍趪踼顧陛甗齕草降阿飲沱騤而翔駁而走如龍如鬼或寢或𠶷䮾至特立仰鳴俯噴威儀變態不可談詳田事孔昭軍容大備有馬如此何憂乎戎由是判官長上果毅都尉成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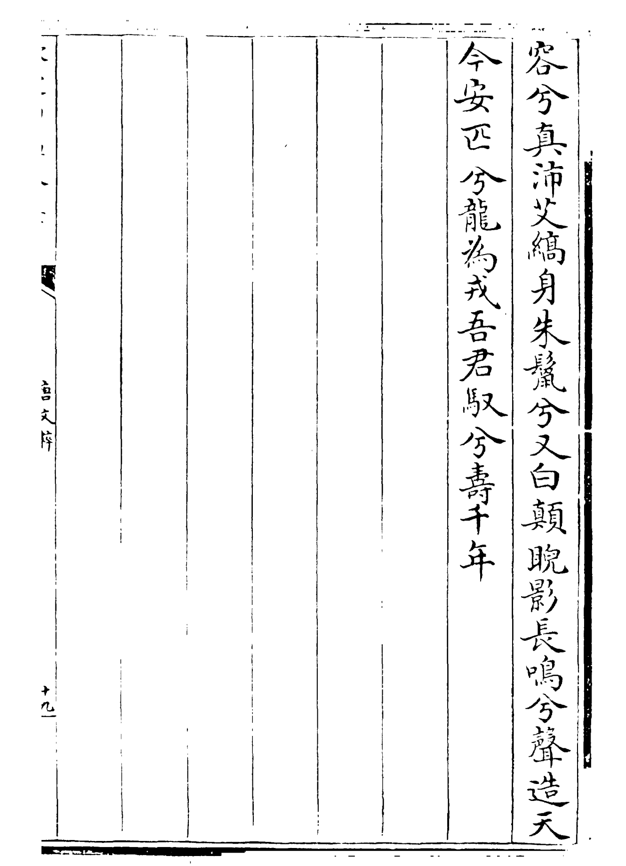
雅貞尹丞順兼諸寮吏及四郡齊人八坊長户因雜然
相與謀曰自天子亭育我邠公覆露我李公司牧我韋
公煥休我君臣同德其利博哉若不毛舉數事指敷大
較雖隸園之後將不食吾餘且保樂者隋石門馬坊也
其舊制褊狹多歷年所棟折榱摧隤牆塡塹甘露先置
在九成苑外土良豢美不迨苑中今玆數公得請于帝
有詔令新保樂徙甘露所云剏葺許用正錢今則量抽
掌閑供飼國馬數内商摧納其資課迴給工人計一歲

省庫錢七百貫有竒以約財裨國其利一也甲令曰諸坊馬每年四月十一日停料野放令則以三月中候陽崖墳盈春草先長便停藁穀俾逐川原計一嵗減菽粟四千石萁秆三萬圍徯來年之用以隨時預蓄其利二也八坊管田一千二百三十餘頃析置十屯容逌農家悅來祖壄王在京邑則税其生蜀天旋洛師乃藏厥嘉實嵗中収貯二萬五千石薪蒸倍之以妥甿盡地其利三也又緣馬所須羈絆翦刷䴵鏤畚帚油藥灌劚之物

又鞿滌除之器比年皆旁勞州縣長度公錢誅求無時不給其用帑以承弊人多懼憂今則權差夫丁卒自采造成二萬六千五百三十石升枚具嵗中省百姓供費三千貫以杞煩激惰其利四也内廐馬每年有瘠者病者老者疲者擇其不任者以頒諸坊則必餧之丈之行之節之俟其跳梁俟其充腯而後入之以内廐起廢其利五也是五者有仁人焉有王政焉何獨師古始為成憲則知從邠公之教可以阜從李公之法可以經從三判官之幹蠱可以事

事無留從韋公之訔訔可以孜孜不怠古者有勞於國則紀之有功於人亦紀之里克賦在坰之頌燕公篆鹽牧之作吾從二史臣之後安敢墜於斯文其詞曰

天王乘玉兮德至山陵澤馬于㠀兮屢惟休徵君命臣力兮庶績其凝八坊載就兮畢來斯昇岐山之下兮田疇好涇水之將兮多㩁草緜亘墉兮積芻槀天馬來兮從東道羣紫燕兮騈緑蛇骨象奇兮歸帝家毛御風兮蹄踐雪舉𦖋雲兮低噴沙既伯既禱兮無烖害有駜有



容兮真沛艾縞身朱鬣兮又白顛睨影長鳴兮聲造天

兮安匹兮龍爲戎吾君馭兮壽千年



唐文粹卷二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録監生臣胡容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四十一 集部

唐文粹卷二十三　　宋　姚鉉　編

贊甲 總六首

帝王一

唐武宗皇帝真容贊 李德裕

將相功臣四

凌煙閣二十二勲臣贊 呂温

三賢贊 司空圖

自題寫真贊 裴度

張荆州畫贊 呂温

庶官一

右丞徐公寫真贊 獨孤及

唐武宗皇帝真容贊 并序 李德裕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御極之五載氣應天和德感人心朝廷四方咸一於政風雨時若螽螟歲息銷蓬孛為休氣驅戎狄為懷人北荒堅昆重譯而至厥有宭伐

憑阻弄兵陸梁韋顧既伐夙沙自縛武功既成休德昭
明前古未聞百王莫致之事皆葳蕤於圖諜矣皇上以
為大禹叙九疇敬五事豈不曰貌恭則莊視明則正予
欲作繢傳照審其儀形且夫聖人潛心於天以通神明
先定其神而萬物理矣昔之訪具茨期姑射在此而已
况乎廣成之戒抱一玄元之去多欲予所貴道良為是
矣豈睠夫係風之言竒彼淖冰之術從偓佺之所珍遺
堯舜之令名哉於是圖輕素寫良金擬鑑形於止水若

凝視於清鏡五彩既彰穆穆皇皇居列仙之館近玄祖之光葢以昭燕翼之謀顯丕承之德矣臣聞古之至聖必有奇相是黄熊之瑞應於龍體赤精之符協於圖表頎然而長文王所以王天下也體貌多奇漢高所以威海内也然則續事之微極於惟肖至於天光睟清日華明潤非可圖也廐髮髴焉末臣奉詔敢颺言曰

唐運中興天授大君軒耀其武堯煥其文北伐獫狁漠朔无氛西伏堅昆稽首稱臣祲生壼閫盜起河汾沈機

先物雄斷解紛克定羣慝竟全大勲八表旣寧萬機益勤爰命采繢載模天真峴閣仙岑峻極秋旻蓬瀛白日光照清晨涵育如天尊嚴若神輝赫絪緼為龍為雲聖作物覩禎祥以臻宣光乃孕虞熙載甄政建中和金聲玉振太階旣平廟器乃陳化下以德持盈以仁四瀆宗海衆星拱辰億萬斯年藻朗日新

凌煙閣二十二勲臣賛并序　　吕温

我二后受成命撫興運軋坤軸摵乾樞鼓元氣而雷域

中騰百川而雨天下雷收雨霽如再開闢蕩焉與太極同功貞觀十七年太宗以功成治定秉為而不有之道讓德于祖考推勞于羣臣念匡濟於艱難感風雲於疇昔思所以攄之無窮乃詔有司擬其形容圖畫於凌煙閣者二十有四人蓋象乎二十四氣之佐天昭勲德也昔者舜以五臣致理周以十亂反正高祖以三傑作漢光武以二十八將中興若夫錯綜勲賢牢籠今古雄四代而高視者其惟聖唐乎至若唐莒公劉渝公之倫探

元符建帝圖首戴神尭舉晉陽而活天下此則大禹之拯溺也魏鄭公以致君為己任諫若不及謇謇左右秉心宣猷此則咎繇之颺言也虞永興紀合羣儒旁求百代明備王禮克諧帝樂使我大國煥乎其有文章此則夷夔之制作也長孫趙公舉大義除二兇安宗廟定社稷以振我丕赫無疆之休此則周公之匡救也英衛受天勇智雄武佐聖鼓行海内麾定四方此則太公之鷹揚也房杜立機朗識並運帷幄神發響效謨成天功此

則蕭何之指蹤也子房之決勝也尉遲秦程剛毅木訥氣鎮三軍力崩大敵匹馬孤劔為王前驅此則吳漢之樸忠賈復之雄勇也其餘皆棖棖殊材黼黻異制儔諸古烈固有慙德皇王之際於斯為盛其始也文為經武為緯智斯作忠斯述其末也大不偏小不遏退者全來者達控而縱之使自用之推而引之使自盡之不設籠檻以覊遼廓之致不頓韁鎖以極權奇之變執一德而衆力展懸大信而羣情竭高祖聚之以義太宗用之以

道高宗終之以仁傳聖萬代享其功利此非盛歟昔陸機袁宏為晉人而歌功於漢魏作者猶或稱之況乎遊聖代觀國光目睨凌煙而頌聲不作其不揣賤劣有斐然之志輒盡所蓄各為讚一章上以見王業之艱難中以明聖賢之相須次以朗前哲之光韻末以聳後人之誠節侯君集張亮負勲跋扈自陷大逆敢沒其名用彰天刑使伐勞懷貳者懼春秋之義異姓為後故以河間元王為贊首云

河間元王孝恭

太極構天本由一氣大人創業資我族類堂堂河間仁勇是經適駿有聲為唐宗英暴隋天亡羣盜猖狂我伐用張時惟哲王武有烈光為爪翼肺腸經綸八方自南徂東晏海澄江平蕭銑輔公祏使父兄帝天下化家為邦用竭爾力寵臻其極言不伐色不德以遜以默柔嘉惟則佐高祖建大勳如周旦奭與太宗守大成如漢間平宜君宜王盤石無疆

房梁公玄齡

梁公先覺龍臥待君長彗流光掃天布新義師雷興公躍其鱗杖策千里來謁帝閽婉婉梁公實懿實聰實光實融羽義翼忠若鸞若鴻大風動地儒服從容静運胷中弛張折衝左右太宗夷屯廓蒙定高祖功功告武成翊開太平我雖忘勞時靡有爭網羅遺賢推轂羣英王不韜輝蘭無沈馨飛鴻出冥振鷺在庭濟濟多士太宗以寧公事無矣闕衮有補惟仲山甫經營四方方叔召

虎大邦鈞軸至則委汝閒居台輔撝黙自處亦莫敢余侮髙朗令終嗚呼梁公

杜萊公如晦

穆穆萊公竒姿粹靈藴元和氣為大國楨秉時恢能唐室大開故人相攜公與房梁公同有匡濟之志也直上太階更為陰陽迭作日月佐明四海贊育萬物王度是欽如玉如金德音愔愔萬有千古永稱房杜如周申甫

魏鄭公徵

堂堂魏公崇節大志喬榦直聳摩天自致遭風雲時得霸王器一言委質有死無二撫我則后各盡其志 詹事李安容

隱太子

沈浮變通龍戰既息皇建其極俾補衮職其繩則直諤諤巖巖危言正色保太宗德弼違替否日月不蝕黜漢霸雜行周王道人或有言秉德不撓 與封德彞庭諍 禮興樂崇德洽道豐保合大和昭明有融起四年中復三代風言出化成神哉厥功尹躬佐商有恥于湯公以其志匡飭聖唐為唐宗臣致唐無疆永式萬邦

長孫趙公無忌

趙國之先發祥朔土乃祖乃父受天之祜為天下母有子而賢為唐室輔聖賢同氣千載一覯丕顯趙公允文允武克忠克仁實有大勲高祖受命太宗歸尊翼翼乾乾恪居于藩羣孽亂嗣爭窺神器鴻業將墜公揭大義一匡天地人到于今家受其賜帝將傳聖爰有顧命汝忠汝誠莫與汝京與我聖子守唐太平公相高宗有太宗遺風刑措財豐八荒來同和氣大融妖星襲月禍起

中宫公将正之以王帝躬武氏谋位公以力争力屈群邪诚阻天聪黜非其允令问无穷

唐莒公俭

岁寒阴凝冰雪皑皑有鸟择木先阳春来谁欤莒公王佐之材间运未开发潜龙台代万姓请命与天为媒扶龙而兴振起云雷权舆帝图经始唐基始覆一篑勃焉巍巍巍巍易失者时难知惟几知几其神莒公元勋

刘渝公政会

河出崐崘來潤中夏連山合沓橫擁其派巨靈勃然手擘太華決流東注功並造化粤我聖唐將舉晉陽帝命是將往拯溺于四方亦既載旆亦既秉鉞強兇當路王威高君雅拒不得發渝公慷慨感義激節用奇制變大事立決雷奮霆越天衢八達則莫我敢遏如巨靈破山河勢始豁赫矣渝公與神齊烈跡如仙掌烱烱不滅

李衛公靖

有隋之末羣盜熾熱帝怒震發五星從太白煥照參野

將有聖人兵定天下金精下射猛毅感激李公矯矯從此奮跡躍于中原王者則獲壯士不死初公不利于我帝欲戮之壯其言而免壯士公自稱唐威載赫帝曰汝傑致天之罰手付金鉞俾往式遏不庭則殺如飈發發如火烈烈摧枯爍雪應鼓如截遠若荊巫險若江湖強若匈奴莫不率從莫不震恭車書混同氛祲蕩空衛侯之功功則維何威明惠和策勇駕智長驅仁義仁義曠蕩帝王之將萬古曷瞻鐵山巉巉詔築墳闕象鐵山積石山

李英公勣

橫流莫極大亂無象英公傑出應運為將與楚楚霸與漢漢王天時人事隨我所向長蛇縱蘊（王充）東據河洛婁婁封豕（建德）來濟同惡號吼連聲如雷如霆萬里震驚時維英公諒我太宗斬豕以鉞取蛇于穴羣穢殄滅乃定九㝢乃開明堂奄有大邦金甲同光告成于王（太宗獻捷于高祖與勣俱擐金甲為上下將）皇業用昌帝命英公北伐獫狁雷鼓殷殷旄頭幾殞掃雲黑山布唐陽春五原草綠不見南牧

島夷未庭天子親征具絳維英莫拒莫抗是震是蕩破東海浪天下旣和解鞍投戈衮服委佗華髮皤皤終始三朝無玷可磨

劉夔公弘基

夔公崢嶸金虎之精應時而生與運俱行摠帝元戎震唐天聲瞋目張膽前無金城别建龍節中分虎旅啓行萬里乘氣一鼓劒揮雷霆旆卷風雨先馳咸陽鎮定天府天府旣定唐集大命入揚王庭出權兵柄薄伐獫狁

朔風不競徂征島夷東海如鏡義始忠卒元勳之盛

長孫邳公順德

泰山未明雲鬱幽崖日觀赫開舒為丹霞昔我太宗賢傑潛屯帝出于震爛其盈門邳公炳焉實耀其間功參造物謀協先天執殳前驅捧轂南轅以勞以舊佐命之元

虞永興公世南

英英永興華德素行以文富國以道佐命天下既定為

唐儒宗東觀石渠始生古風秉精繹思假道書圃驅馳百代出入三古問羲黄心聽堯舜語歸來帝側獻可替否帝告永興與鴻碩之倫闡六籍三墳建樂章禮文先師是宗於廓辟雍辟雍沈沈天子所臨或弦或歌講古述今其從八千纓弁森森獬貊羌髳咸詠德音羽林狐兒亦垂青襟洋洋聲教無遠不洎日月所照皆成文字鬱開古始掃蕩澆季實我羣儒成太宗之志英英永興宜曰文懿

尉遲鄂公敬德

侁侁鄂公百鍊龍泉沈翳未宣氣衝斗間佩非其人初事宋金剛躍入大川神武獲焉提之上天天地之内指麾無前熊威虎力隱若敵國剛毅木訥安劉必勃武德之屯手拔禍根掃除氛昏捧出日月耀于天門功成名遂高謝戎事烈烈猛志化為和氣深地高堂頤性保常屑瓊飲露靜奏清商商為臣勵事君鄂公之志之仁貞觀後公不交人事常鍊氣服食奏清商樂以自奉

蕭宋公瑀

隋氏不君忠賢莫用桐生朝陽有集惟鳳捨彼頹廈鬱為新棟路車玄袞開國有宋武德之暮羣孽内蠱巍巍宋公聳節高步不吐不茹不來不去屹屹中立為天一柱從容而言社稷遂安持誠秉忠光輔二君激濁揚清欲人如身道至廣莫我敢羣境至大不容纖塵雪山倚空冰壑照人耿介絶倫為唐貞臣

張郯公公謹

有倬郯公佗佗而貞侁侁而仁實太宗信臣太宗守藩內難未夷圖之則安捨之則危帝臨安危機以懼以疑以蓍為先知是筮是咨郯公嶷然排闥折蓍抗憤正詞用人事定天意身為元龜不知不識順義之則以定社稷郯公之力公之云亡帝念其勤若痛在身天懷發中哭不避辰君臣之間夐古未聞

屈突蔣公通

五運相推土火革期隋化為唐忠臣不知猶驅義徒奮

拒王師指心誓天摩頸待時人歸有德四海皆叛春日
滿川流氷未泮亡家徇國方寸不亂力屈勢窮排空落
翰東南慟哭聲盡䰟斷仗忠就擒萬國瞻嘆帝曰爾通
古之烈士孝于其親誰不欲兮俾侯于蔣授以師紀感
恩不死宣力如彼佐唐扶隋名教之美

高甲公士亷

維嶽降神佐唐生申忠貞自天孝友如春德為邦基仁
厚人倫肅肅雍雍真王者臣慶因歸妹光延天配文德皇后

公之所出也婚媾之中雲龍潛會建公南海廓我無外諒武
撥亂弼文開泰遏彼庸蜀薦鍾澆李文翁之化若掃于
地中公攸徂有教無類父子兄弟望風相娓勃興儒雅
大復禮義西南頌聲到今不墜名登元勲理冠羣吏全
材大器於鑠厥懿

殷鄖公開山

温温殷公初若儒夫銅印試吏褎衣為儒大風驅雲忽
輿之俱遭逢真宰參造化謨天地既闢厥功有赫從王

龔行佐帝光宅遠展驥足高揮鳳翮以永終譽垂于竹帛

秦胡公叔寶

洛汭之役龍戰未決我師與王世充陣于九曲秦公應變臨陣電拔銳氣盡來我盈彼竭成敗反掌存亡俺忽虎來風壯鼇轉山沒遂作心膂爰從討伐崩圍陷陣火迸氷裂翕如鷙聳縱若鯨突功成國定萬古壯骨

程盧公知節

盧公倬然動軼幾先轉禍為福與泰胡公降于九曲攀龍上天繽翻鵬翼積風乃聳桓桓將軍大敵則勇雷崩山谷貔虎頓伏飈倒溟波鯨鯢蹉跎見危而進當死不讓干城三朝身老氣壯

段褒公志玄

褒公虎臣先運而臻謁帝太原許唐以身擁劒駕氣騰風躍雲積忠累仁光有殿勲建旄北伐細柳宵屯風謚霜凝嚴扃達晨天子之使駐車軍門軍屯肅章乃外壁門以夜不納制使

安衆秉威此真將軍侁侁桓桓克壯有聞

許譙公紹

羣動相食血流中原譙公夷陵豺虎爲鄰列境連城火炎煙昏皎其一邦如玉不焚三光忽開萬象皆新誰有天下平生故人（公與高祖有舊）引忠歸誠豹變蠖伸金石之契移爲君臣奕奕煌煌爲龍爲光元戎啓行大旆央央式遏大江奄征南方恩斯勤斯兩不可忘

三賢贊（并序） 司空圖

隋大業間房公李公魏公同師文中子嘗謂其徒曰玄齡也志而密靖也惠而斷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力必濟謨庸厥後果然宜有賛激云

三賢志同夙尚儒風以植公忠出遇太宗諷議從容謀厥羣雄君勞臣惕荒夷阻闢百千年社稷

自題寫真賛　　裴度

爾才不長爾貌不揚胡為將胡為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

張荊州畫賛 并序

呂温

中書令始興文獻公有唐鯁亮之臣也開元二十二年玄宗春秋高矣謂太平自致頗易天下綜覈稍怠推納寖廣若君子小人摩肩于朝直聲遂寢邪氣始勝中興之業衰焉公於是以生人為身社稷自任抗危言而無所避秉大節而不可奪小必諫大必諍攀帝檻歷天階犯雷霆之威不霽不止日月幾蝕卻為分明虎而冠之不敢猛視羣賢倚賴天下仰望凜凜乎千載之望矣不

虞天將啓幽薊之禍俾姦臣秉釁以速致戎詐成讒勝聖不能保祐我公竄寘于侯服身雖遠而諫愈切道旣塞而誠彌堅憂而不怨終老南國於戲功業見乎變而其變有二在否則適在泰則窮開元初天子新出艱難久憤荒政樂與羣下勵精致理於是乎有否極之變姚宋坐而秉之舉為時要動中上急天光照身宇宙在手勢若舟楫相得當洪流而鼓迅風崇朝千里不足怪也開元末天子倦于勤而安其安高視穆清霈然大滿於

是乎有泰極之變荆州起而扶之舉為時害動咈上欲日與讒黨抗行于交戟之中勢若徵陽戰隂衡容雲而吐丹氣欻耀而滅又何難乎所痛者逢一時事一聖跋其跡執其柄而有可有不可有成有不成况乎差池草茅沈落光耀者復何言哉復何言哉曹谿沙門靈徹雖脫離世務而猶好正直攜其圖像因以示余覿而感之仍作賛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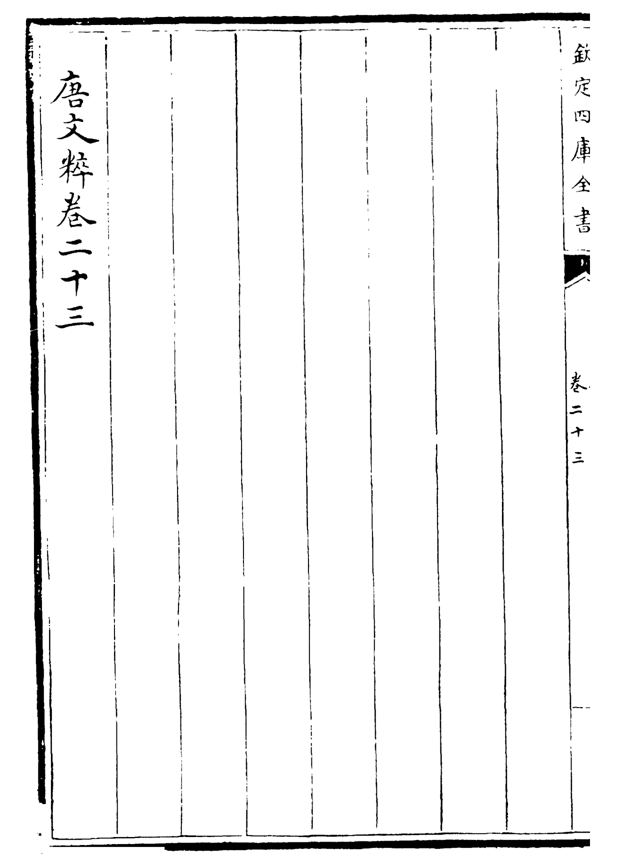
唐有棟臣往矣其邈世傳遺像以覺後學德容恢異天

骨峻擢波澄東溟日照泰嶽具瞻崇崇起敬起忠貌與神會凛然生風氣緼逆鱗色形匪躬當時曲直如在胷中鯤鱗初脫激海以化羊角中頹摩天而下無喜無愠亦如斯畫嗚呼為臣儆爾夙夜

尚書石丞徐公寫真圖賛并序　獨孤及

侍御史韓公至清以學藝書畫之美聞于天下辛丑歲三月以王事靡盬館于豫章與前尚書右丞徐公同舍於惠明寺之淨室嘗以暇日裂素灑翰畫徐公之貌陳

於公之座隅而美目方口和氣秀骨毫釐無差若分形於鏡入自外者或欲摯跽揖讓俯僂拜謁不知其畫也衆君子嗟歎之不足則言以讃其美其亦繼唱于後賛曰梧匠運思天姿是具假之筆精實以神遇居然咸象豁若披霧瞻仰神鋒如窺武庫婉婉高識昂昂獨步絶頂孤松空波白鷺不犯之色匪躬之故孰知其化亦在毫素



唐文粹卷二十三